

H 家在海南

## 去白沙看岭

■ 唐崛

海南白沙这个地方，有山也有岭。对于山与岭的区别，我说不出一二来，但我发现，在白沙凡叫“岭”的，其“绿”与“形”，别于别处，总是让人赏心悦目，遐想无穷。

绿是白沙的岭的主色调。南渡江、珠碧江、昌化江“三江源”润物无声，使得那些热带植物们在白沙的岭上枝繁叶茂、疯狂地生长。春天，成片的翠绿还来不及谢场。夏天，满山遍岭的碧绿又盛装浓抹地登场。之后便是秋的墨绿和冬季的褐绿铺天盖地相继而来。白沙的岭就是这样，如魔术师要着的戏法，一年四季，翠绿、碧绿、墨绿、褐绿的轮回，让人体会到别处难以寻觅的绿色的旋律。

绿是白沙的岭的生命舞台。绿荫下，鹧鸪们总是“嘀咕、嘀咕”叫个不停，似乎在唠嗑家常；树丫上，布谷鸟们总是喜欢在和风日丽时，“布谷、布谷”鸣唱，像是在展示自己的歌喉；最顽皮的还是那些麻雀们，它们总是在风起的时候，伴着自己“吱喳、吱喳”的闹声，从这树梢弹射到那树梢，似乎在炫耀自己的舞技；绿的深处，那些狐狸、黄猄、大灵猫、小灵猫们总是小心翼翼、神出鬼没，怕遇到什么不测。它们偶尔在高兴或不高兴时，吼上几声，使得山谷显得更为诡异；蓝天白云下，偶有一两只鹰在翻游，它们像护林员似地巡视，这时，整片森林会变得更为幽静。就这样，这些珍禽异兽们在四季不同的绿色中，犹如在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旋律时而高昂，时而低落。时而悲壮，时而欢喜。时而悠扬，时而直率。使得白沙的岭更富有生命灵光。

如果说“绿”是白沙的岭的生机，那么“形”便是激活白沙的岭的魂魄了。

岁月如一位雕塑大师，选择了地处黎母山脉和五指山脉间的白沙为创作基地，以凛冽的寒风作刻刀，用温润的海风当彩笔，年复一年的，把白沙的岭雕塑成一座座形态各异的艺术品。

琼岛第二高峰的鹦哥岭，主峰貌似一只巨大而蹲坐的鹦，欲叼群峰，可惜缺了那块弯勾的嘴尖，成为不完整的遗憾。但也有人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觉得这嘴勾尖缺得恰到好处，就像维纳斯女神的那只断缺的胳膊。关于这弯勾嘴尖断缺的传说，有很多版本，当地人说，远古时，因为这只巨鹦偷吃了山兰，被当地黎族人请来大力神给砍断了。也有人猜测，因为长年风化而脱落。更有人说是因为在高处而遭雷劈断。言人人殊，都削弱不了这座阳刚之岭的美。

无论从白沙县城的哪个角度望去，南叉河上游的仙婆岭如一位美女静静地仰卧着，那丰腴的胸脯、散落的长发、挺立的鼻梁传神之至，特别是夕阳西下，在霞光的映衬下，那清晰的剪影更为迷人，难怪当地人也称这座岭为美女峰。关于美女峰的传说源远流长：很久以前，一对恋人被一个恶霸隔河拆散后，男的悲痛而逝变成了霸王岭，女的悲伤泪化成了仙婆岭，那泪水则变成南叉河水。美丽的爱情虽是一出悲剧，却让仙婆岭增添了几分味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本来地图上标识的是白石岭，自从有人曝出酷似一尊仰卧的慈悲肃穆的佛面后，一传十，十传百的沸腾起来，吸引不少观赏者，渐渐的民间便把白石岭叫为佛面岭了。但也有人认为它更像一尊“奥雅”（黎族头人的称呼）像，因为它的面相轮廓不仅具有黎族男人那种刚毅的特质，冥冥之中也具有“奥雅”那种凝聚力的气场。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观赏，认为它也貌似一头奔跑的狮子，难怪当地人也称之为狮子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不仅仅是鹦哥岭、仙婆岭、白石岭，九架岭、牛角岭、南高岭、南美岭、爷头岭、猴留岭等等，在白沙凡叫“岭”的，其形都分别貌似不同的物像，就看你观赏的悟性了。

去白沙看岭，看“绿”看“形”，“智者乐山，仁者乐水。”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 开过岁月的绿皮火车

■ 颜小烟

童年的记忆如镌刻在岁月上的印记，历经时间的洗礼，却依然清晰如昨。

那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二姨刚刚在三亚买了房，房子在胜利路，临近三亚湾，一到夜晚，街上的KTV就会此起彼伏地响起。对于习惯了听虫鸣入睡的我来说，城市里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让人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唯一能让我进入梦乡的便是午夜火车“呜呜呜”的鸣笛声以及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哐当哐当”声。

从那时起，我便天天趴在窗台上，望着楼下逐渐远去的火车出神，仿佛车上载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渐行渐远。望的时间久了，便对那黑乎乎的装满煤的火车车厢产生了幻想，以至于每天夜里我都能在梦中翻上火车，随着“呜呜呜”的鸣笛声驶向远方。

很多个夏日的黄昏，我都会忍不住跑到楼下，顺着长长的铁轨一路走去，时而张开双臂踩在铁轨上行走，时而边踢石子边走，时而从铁轨的这一头蹦到铁轨的那一头……

那是我第一次那样近距离地看到了绿皮火车的样子：略显笨重的身子，慢慢悠悠的速度，打开的车窗像一只只寂寞的眼睛，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而火车上“三亚——石碌”的字样，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海南还有一个叫做

石碌的地方。于是，更远的远方，有了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梦境，它夜夜跋山涉水，沿着长长的铁轨向南蜿蜒，不知所踪。

后来从二姨的嘴里零零星星地获得了一些关于石碌铁矿的信息，也曾祈求过家人带我踏上开往石碌的绿皮火车，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可越是不能如愿，心中的愿望越是如野草般疯长，住在二姨家的日子，我如坐针毡，只能天天坐在面朝火车轨道的窗口写日记，那厚厚的日记本上画满了线条向石碌方向延伸的铁轨。

更多的时候，我会背着背包沿着铁轨一直走，一直走……心想，如果火车真的开动，我就追随着它一起走向远方。

这场梦我整整做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从深圳回岛，才第一次坐上了梦寐以求的火车，可惜却已再也不是童年梦中那一种慢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了。晚上躺在卧铺上，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听着那似曾相识却又无比陌生的“哐当哐当”声，我知道，那个始终没有踏上绿皮火车的小女孩渐渐消失在了梦境之外。

2010年海南东环高铁开通之后，那晃晃悠悠的老式火车还依然“呜呜呜”地从二姨家后面开过。每次去三亚，我依然忍不住要趴在窗口望望火车远去的背影。但我知道再坐火车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或许它们的功能就只剩下运煤了吧。

2013年5月20日，我带着儿子第一次去体验了一趟东环高铁。火车刚刚启动的瞬间，未满三岁的儿子在窗明几净的车厢内手舞足蹈地高呼：“耶，飞机起飞了，飞机起飞了……”全车厢的人都被他逗笑了。而我，望着车窗玻璃上儿子那因为兴奋而涨红了的脸，以及车窗外极速闪过的风景，却突然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2014年3月初，我们一家人开车到昌江赏木棉，在漫山遍野被木棉点燃的绚丽美景中，我一边陪儿子捡落下的木棉花，一边寻思着如何去找石碌的老火车站。那个童年种下的梦，即使遍乘了北京的地铁，上海深夜的火车，香港的叮叮车，也依然让人无法释怀。

这是童年梦里的远方，我一直以为自己肯定会坐着绿皮火车抵达的地方，竟是为了赴一场花开而来。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没能找到童年那列绿皮火车所能抵达的终点，但我终于知道，沿着长长的铁轨所能到达的远方，花都开好了。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步伐，2015年底海南环岛高铁全线开通，绿皮火车的年代也宣告了终结，二姨家楼下的铁轨全部被铺成了水泥路，那块承载着我们童年梦境的地方也变成了一个大型停车场。二姨家的房子面临着拆迁，没有了老式火车鸣笛声的夜我是再也无法入眠了，那个关于绿皮火车的梦在笔记本上淡成了年代

的显影液。

2016年5月20日，趁着文昌作协成立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以坐环岛高铁的出行方式完成了一次独特的采风。从西线出发到三亚游玩一天，再从东线回来。坐在飞速行驶的列车上，听着作家前辈们畅谈海南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美好生活，我们的脸上都不由挂上了幸福的微笑。

1988年，奶奶带我从文昌坐车去三亚的大伯父家过暑假，从凌晨六点出发，抵达三亚的时候都已经是傍晚六点了。一路颠簸，还要坐船过海才能到达榆林。1992年，我再随二姨丈开车到三亚，路上也得花上五六个小时。可如今，只要坐上环岛高铁，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能抵达了。那些路上的风景一晃而过，那些听过的歌随风飘散，那些遇到的人来来去去，唯有一直在路上的心情还从未被改变过。

最近因为朋友说想去南山，便随手搜了搜三亚站到南山的交通工具，竟无意间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从三亚站到南山竟然开通了绿皮火车的旅游线路！

呼啦啦的时间仿佛一下子倒退了三十年，那时我还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门，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远方。正因为有了远方后来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可以承载梦想的绿皮火车。多年来，它一次次地开过我的梦境，把我带到蜿蜒曲折的铁轨旁，遗憾的是，我却一次都不曾踏上它的车厢，去往远方。

## 回家的路

■ 符力

从山根去外溪，或者从外溪回山根，我所走的都是回家的路。那条路，是石子沙土铺开的山林之路、荒野之路，连接着我的两个家。每当假期来临，我总会跟堂兄弟们徒步去外溪，看爷爷奶奶和别的亲人，住上十来天后，又从外溪回山根上学读书。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读小学三年级，或者四年级。

现在，我已想不起自己那时候的样子了，也弄不清那条路到底有多长，只记得我们吃早饭后就出发，过了中午，还看不见那片熟悉的橡胶林，那面宁静得只闻猿声鸟鸣的河湾。

而最难忘的，是每一次回来，脚跟必定被鞋子磨破，脚丫必定起几个血泡。

如今，从我家所在的山根镇去县城，或者从县城回来，可以走那条路况越来越好的国道，还可以走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

如果是走国道，就能看到道路两旁种植的三角梅、凤凰树、洋紫荆等观赏性花木一排排的，一丛丛的，在云影下摇曳着绿叶和鲜花，也能看到数不胜数的两三层高的新式建筑，替代了从前的那种石块、木料、茅草、石棉瓦搭建的民居和店铺；如果是走高

又煎熬无比的小学时光。之后，我到乡中学读初中，整整三年，出门，回来，无数次往返于我家和中学之间的两个村子，以及村子前后那条碧绿了又金黄的稻田，还有，那条七拐八弯终究走到了南海的小河，那座常常叫我走得精疲力尽只想痛哭流涕的桉树林——我和同伴们放学回家，每次都要步行四五公里，每次都会饿得心慌腿软、脸色苍白……

我的高中，是在县重点中学读的。学校和家的距离约四十二公里。起初，我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后来，我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都乘坐从国外进口的那种二手三手面包车，走那条弯曲又起伏不定的海榆东线公路，每次都担惊受怕，怕野马一样横冲直撞又颠簸的车子突然散掉架子，或者不留神就冲进山沟水渠里。

如今，从我家所在的山根镇去县城，或者从县城回来，可以走那条路况越来越好的国道，还可以走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如果是走国道，就能看到道路两旁种植的三角梅、凤凰树、洋紫荆等观赏性花木一排排的，一丛丛的，在云影下摇曳着绿叶和鲜花，也能看到数不胜数的两三层高的新式建筑，替代了从前的那种石块、木料、茅草、石棉瓦搭建的民居和店铺；如果是走高

速公路，车子在亚热带植被世界里疾驰，只需十多二十分钟，便可到达目的地。

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海南建省后的第十年，我大学毕业，把工作生活的地方选在海口。

杨桃花开了又开，荔枝熟了又熟。我不知不觉已在海口这个省会城市生活了二十年，也陪伴了这个年轻省份整整三十年。在这期间，我一次次地出岛，又一次次地回来——以前是搭长途，过轮渡，坐慢吞吞的绿皮火车，忍受连续不断的咔嚓咔嚓声灌满耳朵，灌满一个又一

个孤独的旅程……现在呢，可以坐动车，也可以坐飞机了！当我从岛外回来，若是不急着工作，我一般是先回老家去看我那仍然在田地里劳作的双亲。如果我坐动车到海口东站，再走五十分钟左右就到了。而我读初一那年，要到海口，得挤三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

而今，海南岛建了三座国际机场，其中，博鳌机场离我老家最近。如果我从岛外坐飞机回来，从机场坐出租车走三十多公里，就能下车跑去稻田或花生地里高喊：“爸——，妈——，我回来啦！”

## H 冷暖人间

■ 赵海波

母亲睡过的床，如今成了一张空床，每次回老家探亲，我都要去那张床坐一坐。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但我仍能感受到母亲残留的体温，听到她咚咚作响的心跳，她坚毅的脸浮现在寂静之夜，瘦弱的肩扛着风雨和雷电。

坐在床上，体验母子的心灵感应。我看母亲娓娓道来，述说她出嫁最初几年的生活。婚后半年，父亲去外地求学，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母亲既要下地干活，又要承担繁重家务。村里不通水管，甚至连口水井都没有，母亲时常披星戴月独自到村后的昌化江挑水，有好事之徒躲在路旁的树丛里装神弄鬼恐吓母亲。母亲曾带着身孕摔倒在地，她一声不吭，朝深邃的夜空望了一眼，尔后爬起，抖落身上的尘埃，挑起木桶向江边走去……

我看见出生两天的自己。四月春暖花开，天气晴好，我躺在一块母亲用旧衣服缝制的布兜，两只小腿不停地抖动。母亲在门口洗衣服，一边洗一边盯着床。她将衣服、尿布晾到

## 母亲的床

窗台有几粒干枯的辣椒籽，它们唤醒久远的记忆。我看母亲挑着辣椒走串户，她的叫卖声铿锵悠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所有早晨传出，最后摇摇晃晃地停留在暗夜边缘。狂风裹挟着暴雨席卷大地，多少年了，母亲已经习惯突兀而至的风雨。在迷蒙的泥路上，母亲步履维艰，像一只饥饿的小鸟跌落池塘，辣椒撒入水中，四散开来。母亲借助闪电之光，从水中捞起几条辣椒。回到岸上，母亲湿漉漉的身体微微颤抖，她将一条辣椒放进嘴里，咬了几口。母亲站起来，风雨穿过她瘦弱的身体。就这么站着，母亲相信，风雨再大也有停歇的时候，她要把辣椒全都捞起来。

我看见出生两天的自己。四月春暖花开，天气晴好，我躺在一块母亲用旧衣服缝制的布兜，两只小腿不停地抖动。母亲在门口洗衣服，一边洗一边盯着床。她将衣服、尿布晾到

户外的一根铁线，然后返回屋子。母亲生火做饭，我看母亲火苗把母亲的脸染得通红，汗水从她脸上一颗一颗往下滴。母亲进进出出，脚板沾着水，在地板上留下一串串凌乱的脚印。母亲将“月子”改成“日子”，为日后身体的疼痛埋下伏笔，用后半生偿还这笔债。

父亲在会计、赤脚医生、警察之间转换身份，而母亲自始至终都是大地的女儿。有时候挑箩筐和妇女插秧，有时候拉牛车耕田。母亲跟在男人后面耕田犁地，招来一些人的白眼，他们嫉妒父亲吃“闲饭”，将内心的愤懑泼洒在她身上。母亲默默承受着众人的冷嘲热讽，没有一句怨言。

五十岁那年，父亲落实政策回归警察队伍，全家搬到县城，母亲迎来人生的春天。操劳了大半辈子，该是享福的时候，母亲却患上风湿病，病痛如影随形，三十三年穷追不舍。虽然行动不便，但母亲闲不住，又养鸡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 H 诗路花语

## 椰汁颂

■ 王家新

海口，藤萝下的民宿小院。  
抱着一个刚从树上砍下来的椰子，你用吸管吮吸着，并像婴儿一样笑了。  
你的笑，把我也带回到小时候。  
是的，那时我们都曾使劲地吮吸着，而不知道这就是“汉语之甜”以及一个母亲的忍受。

## 山雨欲来

■ 吴辰

乌云趴在地上。乳白色的雾气四溢，似有山神出没。  
我的村庄，每一寸都是绮丽的存在。  
山雨欲来之时，诸多美妙更可轻易察觉。  
嫩黄的竹林在大风里摇晃着别致。  
电闪雷鸣中，青丘化身精巧的浮屠。  
光影交错，我隐约听到十万蛙鸣从梯田里射出。  
这是场美好的前戏，胜过任何一道餐前甜品。  
一种力压迫着另一种力，在激烈中催生一朵花开。  
天与地相互接近，我自然而然地收敛狂暴之心。  
我把呼吸捻成细长而安静的河流。  
只为等一片浮萍，经过

## 父亲

■ 吴长海

父亲是个纯粹的老农，一生用朴素的思想与土地默默交流，老牛与犁耙是父亲最亲密的伴侣，父亲一生没有惊人的壮举，只是用汗水把土地浇灌得肥沃流油，然后换来五谷丰登的笑纹。父亲老了，岁月把他锻打成一把镰刀，让他勤勤恳恳地收割自己的一生。父亲要走的时候，还把自己最后一滴泪洒在土地上。成群结队的禾苗涌来为他送行。

## 立夏

■ 张绍国

立夏雷声不怒自威，因此风调雨顺。  
蛙们昼夜大唱赞歌，布谷鸟啼血催收催种。  
立夏稻种已经着床，麦穗齐刷刷开始灌浆。  
油菜分娩倒计时，为此，农人枕戈待旦。

## 松涛水库

■ 曹一凡

万顷碧水静如镜，千座峰峦绿葱葱。  
烟波深处湖中岛，疑闻仙人谈笑声。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